

当代江苏学人丛书



传记篇

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

自 传

● 钱 仲 联

我名钱萼孙 字仲联 以字行 号梦苕 又号苕隐、知止斋主、攀云拜石师竹簃主。江苏常熟人 原籍浙江湖州。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公历1908年9月26日）生。1926年冬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后在沪、锡、桂、宁等地教书 历任大夏大学讲师、教授、无锡国专教授、南京师范学院古典文学函授科负责人、江苏师范学院教授、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现任苏州大学终身教授、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所长、明清诗文研究室主任。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确定为首批指导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迄今已有一、二、三、四、五各届博士生取得学位毕业 以后仍在续招。1986年，经国家教委审批确定为首批

作者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指导国内访问学者导师。校外职务，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唐代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文联委员。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州市政治协商会议常委、《汉语大词典》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名誉代表、苏州市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诗学研究学会理事长、《中国韵文学刊》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委兼《诗词集》主编、苏州文治国学院名誉院长兼国学研究所所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近代文学学会顾问、北京大学《全宋诗》编委会顾问、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顾问、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顾问、江苏省诗词协会顾问、江苏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领导小组顾问、江苏省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齐鲁书社顾问、常熟市志顾问。

我的家庭，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可以炫耀。我家原籍浙江湖州，自高祖以上都是农民。曾祖父孚威，字港汰，始读书中秀才。我祖父钱振伦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字楞仙，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二甲进士，与曾国藩为同年，曾是三甲同进士。我祖父是清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之婿，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的姊夫。中进士后，官翰林院编修，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曾国藩与同往。回京后，升国子监司业。丁母忧，回湖州，终制后未出。不久，翁心存做了宰相，我祖父为避免“裙带”之嫌，所以不再去北京做官。以后长期在扬州梅花书院、淮阴崇实书院任山长。祖母翁端恩嫁到我家后，长期与祖父同甘苦，同流寓。所以我祖父是一位两袖清风的中级官吏，并不显赫。祖父是晚清著名骈文家，曾注《鲍参军集》、《樊南文集补编》，从《全唐文》中选出骈文为《唐文节钞》十大册。自著有《示朴斋骈体文》、《示朴斋骈体文续》、《示朴斋随笔》等。谭献在《复堂日记》中、张之洞在《书目答问》

中，都曾把他作为清人学唐骅文的典范而加以推许。祖母翁端恩也擅长诗词 叶恭绰曾选其《簪花阁词》入《全清词钞》 伯母单士厘曾选其诗入《国朝闺秀正始再续集》 徐世昌选其诗入《晚晴簃诗汇》。祖父秉性狷介方刚，我少时常听父亲讲到祖父在扬州掌教书院时，一次某盐商宴客，祖父被邀往，盐商忙于招待显贵，原约的开席时间已到，客人尚被冷落一边。祖父拂袖而出，大声说：“我不能受盐商的气。”这虽是小事 对我的影响却很强烈 我一生性不随和，怕与此有关。我家在常熟，住引线街，老屋三进，是祖父客死他乡后翁同龢购赠我祖母的。这样，我家就寄籍常熟 不再回湖州。我生于常熟 长于常熟 湖州虽邻郡之近 隔太湖相望，而数十年间竟未能到，直到前数年，才由湖州人士邀我回去观光。最近湖州词学界倡议建“新六客亭”，以湖州籍词人朱祖谋、林铁尊、俞陛云、沈尹默、俞平伯和我为六客 六客中前五人都已逝世 只有陪末坐的我尚在。我室名为“梦苕庵”，乃尚未回到湖州前所取名，是饮水思源之意。日本友人坂田新先生《金陵学纪》说我：“与钱牧斋有远亲关系”是一种误会。牧斋学问，我虽然一向景仰，但彼吴我越，宗谱上却联不上。我为了不忘先世渊源，曾于丁丑年（1937）、辛巳年（1941）先后请黄宾虹、杨无恙为我绘《梦苕庵图》。我自己在宾虹所画横卷后题诗云：“樊榭题斋榜，苕源在画图。道场起方寸，四水有潜夫。如幻元无住 贞观道不孤。岸花将鬓雪 凭仗一峰摹。”清远吴兴水 先人此闭关。移家嗟葛令，乞墅又东山。越纽书随劫，吴趋梦未闲。永怀天目乳，何日鹤飞还？”夏敬观先生为题五古一首云：“临安耸天目，山色青满县。登高俯苕源，曲折银一线。吴兴承其流，蓄黛何蒨。汇为霅溪水，吟士蔚群彦。君家世居此，潺湲泻文润。君居琴川上，宅相许童卯。一水通震泽，虞山望青弁。用是颜其庵 两字寄瞻恋。饮水有不忘 挹注祖遗砚。”张尔田先生为填《念奴娇·仲联依其大母占籍虞山绘梦苕庵图属题效

吴蔡体赋此》云：“破山一角 喜莼 鲈依旧季鹰家世，曾说樊南兄弟好（君祖楞仙司成与弟筵仙同注樊南文补，曾以玉溪兄弟自况 见《示朴斋集》）今见孙枝蔚起。甥馆糕环 外家枣栗 清远吴兴水 夜来归梦 结庐人境还是。我亦两世论交 南冠憔悴 击筑燕台市。故国扁舟聊一系，回首云山千里。碧浪三潭，苍烟五亩 此愿何时遂 对君图画 幼舆空想高致。”一诗一词 都写在两先生诗集词集已刊行以后，张词是最后绝笔，弥足珍贵。陈衍先生还为我庵题匾。可惜的是：黄画在 10 年动乱中被鼠辈劫去，至今无下落。每对诸先生诗词手迹，及幸存的杨画，近年友人陈兼于、曹大铁、朱子鹤、吴敦木、戴行之重绘的新图 张、夏二家外李宣龚、李宣倬、陈兼于、陈世镛、夏承焘、庞树阶、杨无恙的题诗 清远的苔、雪二水 便经常在我的卧游中流过 无奈是苔花吹雪，早已经飞满头颅了。

任何人，总要经过求学的启蒙阶段。说到我的启蒙教育，难忘我的双亲。我母亲是常熟人，是著名诗人沈汝瑾的从妹。我四五岁时 常依母怀 听母亲柔声唱吴语山歌、吟诵唐诗、讲弹词故事。我至今记得第一首歌是母亲唱的“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鲜鱼汤好喝网难扳”的吴歌 读到的第一首诗 是贺知章诗“少小离家老大回”那一首 都是母亲亲授的。“青灯有味是儿时”“童心来复梦中身”，深深在我脑海中留下烙印，成为一种永久的记忆。父亲于光绪年代随同我从伯父钱恂到日本，伯父那时任留日学生监督 随他到日本留学的 有我从叔钱玄同、我从兄钱稻孙、钱燧孙等人。我父亲留学时从小学读起，可是后来病了，不能续学，中途回国。回国后病居家中时多，所以我童年在小学读书时期，每天放学回家后，就在父亲督责下自学。我家是中产者，并不富裕，而祖父母遗下的楹书却堆满一楼，加以父亲从日本带回的日文书籍，新旧都有。父亲却不教我读日文，偏要我读祖父的书。把祖父的著作稿本叫我抄，作为课余时间的作业。日写两

三页，抄完一部又一部。在这过程中，对古奥艰深难认的旧体诗由不懂到渐懂，由略知一二到广泛深入的掌握，由动手试写到写得象个样子……，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读写工夫中得以逐渐积累加固。这时，我的姑丈俞钟銓，也是翁同龢的外甥，治顾亭林之学，诗文都学亭林。在我治学之初，得到他的不少指授。17岁师范毕业后，又经他的介绍，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就读，从此，我走出常熟，开始人生的新旅程。

无锡国专，位于无锡城内学宫旁。校长唐文治先生，是我舅祖翁同龢的学生，并曾在翁家处馆。由于这种渊源关系，所以对我特别关切。他是近代著名的理学家、古文家、教育家，出于晚清汉学家定海黄以周先生门下。先生曾担任国立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校长，培养大量工业人才，退下来办国专。唐先生办国专，教学方式类似旧时代的书院，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 旁及《说文》、《通鉴》和先秦诸子。义理、词章、考据 学生可以就性之所近偏重 汉、宋学兼采 故曾派我与唐兰、王遽常、吴其昌、毕寿颐几位同学 先后到苏州从汉学家曹元弼学《仪礼》、《孝经》。唐先生曾得桐城吴汝纶先生朗读古文之传 教授古文时 示范朗读 抑扬抗坠 阳刚阴柔之文不同其调。我们都仿效其读法，天天渊渊金石声满天地，号为“唐调”。后来，上海的唱片厂把唐先生的读文灌为唱片。前些年，我们又把旧唱片转录入录音带。我还把唐先生的读文录音和我用唐调的读文、读诗词制成录音带两盒对学生放播。前年，台湾《国文天地》社及谈江大学的同行来我处访问时，又把唐先生和我的录音带转录了去，携往台湾。唐先生对学生除传授学问外，尤重视道德教育 以身示范 校园中对联有‘栽培树木如名节’的话 礼堂中联语有‘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话。大家得到一定的熏陶，后来在不同的时代要求下，在教学岗位上，都把德育放在首位。同学中大家推王遽常

为首座，王是近代名儒沈曾植的晚年学生。沈氏也出翁同龢的门下，与我家有渊源。我虽不及亲炙沈氏，然从王君处得闻沈氏绪论，大抵以经通诗，文道合一，我从此产生了对沈氏的崇拜心情，学习沈氏之诗，并初步探索沈氏治学途径。王遽常比我年长8岁，情同昆弟，二人皆当风华正茂之时，高睨大谈，挥斥八极，合刊《江南二仲诗》，可见其狂。二人唱和甚多，王君当时赠我之诗，有“钱郎三尺万夫师，爱我如兄屡赠诗。握手毕倾肝鬲语，异乡温得弟昆私”云云，反映了其时情况。直到我80诞辰，王君赠我寿联，还写着“六十年昆弟之交，亲同骨肉；八百卷雄文寿世，雄视古今。”而我先在王君80寿的时候，仿照沈曾植诗体写了五古长篇八十韵为道其生平，可称数十年交谊如一日。不幸君于90寿之时，猝然辞世，“峨峨若干丈松崩”，使我在学术上失叩击之人，冥契既逝，怆怀何极！

我写诗，并非始于与王君缔交之后。童年时家庭熏染，颇有关系。十五、十六两岁，读书的师范校址，即是我舅祖翁同龢的锦峰别墅。面临湖甸，烟雨迷茫，背负青山，鸟鸣泉响。别墅中有延爽山房，依绿草堂诸胜迹，水石草树，廊榭池台，花朝月夕，光景如画。当时写诗学王、孟、韦、柳一路，下及明阮石巢、清厉樊榭，心情生活与山水背景相适应，诗作幽雅精致，艺术可算早熟。但由于生活面狭窄，基本上与世隔绝，诗歌内容以吟咏山水为主，很少涉及国家时事、社会生活。在国专读书时，基本上还是学生生活，所作只有主要写军阀兵乱时，自锡避乱回里四首与时事有关。直到19岁冬国专毕业，次年上海教书，视野才逐渐开拓，诗作风格才逐渐转变，在上海又与画家张大千、词人谢玉岑等结交，颇不寂寞。与夏承焘通信论学，也始于此时。

我在写诗的同时，从事于前人诗集笺注的工作。第一部笺注是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11卷。为什么要选择黄诗入手呢？话得回头说起。我到上海后，曾在金井羊教授家中任家庭

教师，接着到大夏大学任讲师、教授，担任修辞学课程。在上海，开始和“同光体”诗人李宣龚、夏敬观以及陈诗等交游，经常参加他们的宴会和论诗。但这时，“九·一八”事件爆发了。战火四起，国势日蹙，严酷的现实打破了过去个人的书斋天地，使我奋力跃出了“同光体”诗派以及山水风光的狭窄圈子。而人境庐诗，正是晚清诗歌革新的代表、爱国诗歌的典型。我选取他作笺注，不仅由此可以探索许多诗家的用典奥秘，具体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并可借鉴黄诗，使我同样可以写出国难惨重年头的作品来。注黄诗还有一些私人关系。黄氏曾为我舅祖翁同龢所赞誉，见《翁文恭公日记》，其随薛福成为驻英使馆参赞时，我伯父钱恂也在薛处，与黄氏为同僚，两家有世交渊源。笺注是一门专门之学，从李善注《文选》以来，宋人注宋诗，如山谷、后山、简斋等注本，向来认为精善。它涉及到作品本事，征典必须最先的材料，佚书要从古注本及古类书转引，必须注明来源，要断制简括，不尚繁琐，要寻究诗人借鉴前人作品的脚根，如黄诗不少本于钱谦益、黄景仁、舒位、宋湘、龚自珍、曾国藩等的诗句，还要横向广搜作者同时交游的身世及唱和作品，更要全面掌握作者的家庭、政治等历史、思想、文学理论，因而笺注时要写详细的黄遵宪年谱。这为我以后写《李贺年谱会笺》（刊于《梦苕庵专著二种》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陆游年表》（附于《剑南诗稿校注》中）、《文廷式年谱》（刊于《中华文史论丛》中）筹开了先路。黄氏诗集，那时国内很难觅到，我托书店以高价物色到梁启超在日本初印的善本，便开展了我的工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后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三版本，递有增删，互有得失。现在我又掌握了一些新的材料，将来如能合各本再作一次总整理，那就更好了。

笺黄诗同时，我基本上用黄诗的表现手法，并参用钱谦益、吴伟业的艺术技巧，写出了大量反映现实、感咏时事的诗篇。从

“九·一八”开始 主要如《中秋月蚀》、《哀沈阳》、《哀长春》、《马将军歌》、《书愤》、《哀锦州》、《椎秦》、《近闻》四首《胡蝶曲》等。特别是 1932 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时 写了《淞乱杂述》10 首《飞将军歌》、《李营长死事诗》、《虹口义屠诗》、《国军撤淞防感书一百韵》以及后来编集时删去的《新乐府》若干首 发表在《申报》附刊上。黄炎培先生读后拍案叫绝，到处为之宣扬，并介绍我同吴江著名诗人金天羽先生相识。金先生又对我诗赞赏不已，后来选登数篇在他主编的《文艺捭华》上 评为“才雄骨秀 独出冠时 老夫对此 隐若敌国。”他为我诗集作序 称为“其骨秀 其气昌 其辞瑰玮而有芒。”还勉励我在诗国以“图王”、“图霸”为己任。黄遵宪的从弟遵庚以为我的长篇感时之作，足以继承人境庐。同乡著名诗人杨圻也推我为“异才”认为和黄景仁、王昙“伯仲之间”。范镛撰写《近代诗坛点将录》 检阅一时诗坛 以我当“天英星小李广花荣”一席。至于近代著名诗人许承尧称我为“从昌谷入 逸气轩举 秀语叠出 造句之巧 卓尔迈伦”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则认为“似其乡郑海藏、何梅生之所为”。陈诗《尊瓠室诗话》以为近玉溪 举《过苏州》一诗 谓似韦庄乱后之作。这都是后来的话，我尤感金天羽先生为知音。

我从事《人境庐诗草》的笺注，从上海开始，一直继续到 1934 年我回到国专担任教授后 还在进行 完成后 即于 1936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此书作注时，唐文治师的学生彭忻，正在做梅县县长，邮给我不少方志书籍。黄氏从弟遵庚，闻知我在作黄诗注，不辞千里，特地到无锡访我，更给我很多手稿资料并口述许多有关诗篇的本事，这使我的笺注大大提高了质量。王遽常为我此书作序，阐明黄氏爱国的诗教，心同于屈原，我的笺注志在以文字救国。盖这时已是处在国难日益严重的阶段了。冯振序中称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而为一”称余注与钱牧斋注杜“其所成就 异代而同符”与黄诗本

身，都“足以激发末世之人心，为救亡之一助，是尤注者微意所在”。可惜这些注文，再版本中都被删去，以致有一妄人以余与陈衍论诗属于片面谈艺术而不谈思想内容的一派，这与事实根本违反。我在无锡国专，与“同光体”闽派首领陈衍同事，住在一楼，卧室相邻，只隔一壁，时常来往论诗。陈衍虽是“同光体”诗人，但眼界开阔，不限一派，与黄遵宪也是老友。每星期在唐师家与陈衍等宴饮一次，以为至乐。

这时我开始写《梦苕庵诗话》，按周在《中央时事周报》发表，又以不同内容的章节在《国专月刊》、《国专校友会集刊》发表。余撰诗话，与前人诗话不同，重点在于系统地详论清代名家与作品，介绍与考订有诗史价值的杰构，而一般诗话之摘句与记述友朋间琐事的，只是附带涉及。1986年，齐鲁书社把它汇集在一起，略加增删，出版行世。近七八年我主编《清诗纪事》，其中大量评论及考证的材料，我用《梦苕庵诗话》之名，如果把它汇集起来，可成巨帙，不少于《石遗室诗话》了。

卢沟桥炮声一响，日军侵陷上海。我随国专西撤，流转于长沙、湘乡、桂林等处。也基本上继承杜甫、黄遵宪的传统，写下大量的流亡生涯的长篇短歌，也有描绘一些西南山水的。这时，杨圻避难居香港，我把诗稿寄给他看。他极为振奋，题了4首绝句给我，可惜原稿已在“文革”中被抄家者劫去了，现在仅记得3首，其中一首云：“千家流徙瘴江行，想象西征万里情。独有诗人饶异数，桂林山水始鲜明。”这和同时金天羽先生《人日怀人诗》七绝中所写：“仲联躯干小无敌，意气公然雄万夫。山水桂林天下甲，诗成得赛二樵无？”同样是对我的策励。接着，国专又迁校到桂南的北流山中，一路乘舟前往，饱览阳朔胜景和漓江一路险滩，北流是道家勾漏洞天所在地，风景不亚于桂林，我又写下了不少纪游诗篇。校长唐文治师年迈水土不服，东归上海“租界”，办国专上海分校，都讲乏人，命我回分校任教。我从北流取道雷

州半岛、广州湾 经香港回沪。在香港逗留了一旬 南海舟中 对着掀天鲸浪，大豁胸襟。看到人心思汉和另种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不同世界，愤慨地写下不少诗篇。

到达上海，在国专分校授课，工作不太忙，老朋友王蘧常等都在同校任教 夏承焘也在国专任教 多年神交 初次晤面 愉快莫可名状。又与同事姚鹏图、郝立权、周予同、胡宛春等缔交 校外则又与旧时交游金天羽、李宣龚、夏敬观、杨无恙等重温诗酒 酬唱旧梦。特别是这时我开始填词了，是从答和廖恩焘先生和赠词开始的。恩焘字忏庵，廖仲恺先生之兄，是词坛前辈名家。当时 他看了我的著作 十分高兴 写《癸未中秋前十日拙词烛影摇红奉赠仲联吾兄词宗正之》赠我，并媵以夏敬观先生仿石田画便面，廖词云：“班马文章，蔚然奇气通词赋。万邦龙战血玄黄，飞向毫端诉。呵壁扪天漫语。夜沉沉，霜虬起舞。旧家宗派，江上峰青，千年心素。不换 銈鍤，儒冠肯被蝉貂误。男儿三十立功名，岂必为房杜。吾道干城付与。遏颓波，中流砥柱。河山泪点，甚采芳馨，纫囊同贮。”以后我便断断续续地写词 直到现在。取径白石，参以后村、辰翁、遗山，颇与时人墨守梦窗一派异趣，也不学《花间》五代。词友龙榆生以为我是“以诗为词”。独夏承焘为我词集作跋 谓“诵桂林阳朔诸篇 按指题画诸篇）殆欲目空朱厉 感时之什 如《感埃及近事》、《京口渡江》、《丙午元旦》等 亦使幼霞、强村缩手。写山水清嘉 如《苏堤步月》、《西湖初秋》诸阕 皆可颉颃忆江南 按 陈澧室名）”承焘一世词宗 不轻假借，其言如是，余乃稍稍自信。余始终不赞同晚清词坛的摹拟风气 曾写《光宣词坛点将录》 发表于《词学》第三辑 以揭示我的主张 接着又扩大月旦 改为《近三百年词坛点将录》 发表于我的《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中。

上海公私藏书丰富，乃鼓起我笺注沈曾植《海日楼诗集》14卷的勇气。当时在沪交游中曾与沈氏有接触的人，除王蘧常是

天天见面外 夏敬观、冒广生、李宣龚都健在 是有利条件。但是注沈氏诗，并不容易，其难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位大家名家的专集注。沈氏以学人为诗，表现在其诗的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内容以入诗，腹笥便便，取材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版本目录、医药花草、说部、金石书画篆刻的奥语奇词以入诗，从而形成了自己奥僻奇伟、沈郁盘硬的风格。特别是佛典，几乎触目都是。为此，我特地购置了一部频伽精舍本《大藏经》（虽有错字 可以用日本大正版查正）重要的大小乘经论及佛藏目录、禅宗语录、各种高僧传、一切经音义等，几乎翻遍。虽未能通达佛法精蕴，知识性方面却已历历如数家珍。利用课余时间，细心校注，用了四五年时间，居然完成初稿。后来，与沈氏嗣子慈护先生缔交，馆其家中数月，于诸家刊印集本之外 得读其笔记、文集、手稿 补充不足。通过交谈 详细了解诗篇本事、交流人物等等。续加整理，遂成定稿。此稿已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现已由中华书局审定，在付印出版中。

在沪一段时间，除注沈诗外，还用力于两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写过《读北魏书崔浩传书后》、《读南朝史札记》等文章发表。关于注专集的工作，黄、沈二家诗注以外 30 多岁时，作了《吴梅村诗补笺》（刊于《梦苕庵专著两种》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用意在于补正吴翌凤笺注本的注典而不及本事 靳荣藩《集览》注典多疏陋 本事较详而有错误 程穆衡《编年诗笺》多遗闻坠故，可资津逮，而又缺注典实，编年亦有错误。因三家都未见到后来印出的《梅村家藏稿》 对作品的写作年代 往往搞错。我作此补笺 既是补其未备 包括《家藏稿》所收之诗未见于三家注本者），又是正其疏误。凡三家已详注及不误者，都不复出。同时 我还作了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的补笺 补钱曾注所未及及注错之处，特别对钱氏抗清事迹体现在诗中的，发

微探隐 有的还超出金鹤冲《年谱》、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之外。可惜钱牧斋诗的补注“文革”中被抄家者劫去 至今无下落。我处虽有些杂乱底稿，年迈怕没有精力去重加撰写了。

诗词集笺注，在我几乎成了专业。40多岁时作了《鲍参军集补注》6卷 因为我祖父的《鲍集注》所据版本只是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本 没能见到后来《四部丛刊》的影抄宋本 无从据以作校勘。诗的部分，黄节作了补注，亦未备。为此，我全面作了校注，纠正了一些旧注的误说，对研究六朝诗文者，不无裨益又作了《韩昌黎诗系年集释》12卷，因为韩诗向无精善的注本 宋人方崧卿《举正》、朱熹《考异》校勘精善 但非注释 五百家注、廖莹中注以迄明人蒋之翘注、清人顾嗣立注，都无新义。方世举创为《编年笺注》 增补注释 附会史事 互有得失 但编年亦多误，且未及从事版本校订。清代学者，出其治学绪余，旁治韩集，成绩远出宋明人之上。我仿照清人集释、间诂一类的纂述方法 用7种宋、元、明善本作校勘 采集唐、宋至民国 237家论述 大量参以我自己的新解 重新系年编排 包括校、笺、注各个方面。此书于1957年初版后，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文学研究》上著专文评论，认为完全可以取代以前一切韩诗旧注。后来又作了些修改和增删，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大学本科阅读书目中，将此书列入主要参读书目。

50岁以后，我又作了《剑南诗稿校注》一书，那在我所作前人别集注中，是一部卷数最多的巨帙。正集凡85卷，外加集外诗 包括《放翁逸稿》、《续添》、《逸稿补遗》3种)1卷、传记、年表等。采用汲古阁本为底本，以两种宋刻残本、明刻别集本、影印本《永乐大典》及其他作校勘 补录了若干佚诗 考正了一些毛刻《放翁逸稿》误收的他人作品。陆诗全集是向来无注本的，我这部巨型校注 是一个创举。有关题解、背景、地理、人物、典故、僻

词，持论之所自出、借鉴前人的诗，一一详注，并用以陆注陆之法 参证陆游其他著作 予以拈出 引书直接引自原书 或已佚的古类书、古书旧注，来源都扎实可靠。因全书庞大，亦难免有疏失。前几年全国古籍出版社评比，获一等奖。

我注了陆诗，又注了宋后期爱国词人刘克庄词为《后村词笺注》4卷，改变原书次序为编年，体例略同陆诗注，注得精审详尽 使这位辛派词人三刘（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中成就最大的一家面目，全部呈现。这也是向来无人笺注过的创注。

以上各种注 跨越了南北朝、唐、宋、清初到近代各个历史阶段，是我对历代诗文词全面下工夫的证明。时人不了解，目我为研究清代或近代文学的专家，并不全面。那是近年来我因为清代诗学 包括近代在内 缺乏人深入研究 快要绝响了 为了填补这空白 在苏州大学 我建议成立了“明清诗文研究室”担任主任 通过主编《清诗纪事》和主编《中国历代文学家辞典》的清代部分，撰写作家三四千家条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1990年已交稿），以培养一批在职的这方面的研究人才。特别是招收博士研究生，专业研究方向是清代诗学，已经毕业了五届。这一切，无非是为了培养这方面的后继人才，扩大国内清诗研究的专门队伍，加深影响，使研究得以不断深入发展。在1985年，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在苏州联合召开全国性的清诗讨论会，目的也在于推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清诗纪事》的编写自1981年开始 历时8年而全部完成，全书凡1100多万字 分为明遗民、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朝、列女、释道、鬼诗、梦诗、民歌、谣谚 共11卷22巨册。编写的动机，是因为唐、宋、辽、金、元、明各朝诗纪事之后，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继之，只收清初80年间600家，体式与以前各朝诗纪事有较大的不同，不能配套，

因此有另编的必要。以前，陈衍曾断言，编纂清诗纪事是不可能的。我知难而进，领导研究室成员完成了人们视为畏途的巨大工程。全过程中，接触到清代诗人不下 15000 余家，根据体例，采录入书的尚有 6000 余家，3 倍于《全唐诗》所收诗人数，规模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各种纪事。各家之前，并有评论辑录，为清代诗歌史研究者提供丰富资料。在编写过程中，开始以 3 年多时间，成员分几路跑遍京、沪、苏、浙、皖、赣、闽、鲁、豫、秦、蜀、辽、吉等省区与各大中城市和高校图书馆，查访资料，或抄摘，或复制，累计查阅清人及近人所著诗话、笔记、稗史、尺牘、日记、碑传、年谱、档案、方志及诗文总别集等有关文献 1200 余种，制作卡片 8 万余张，保证了此书的丰富性和全面性。按计划于 1984 年中基本结束了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工作，进入整理考订、编纂补充的阶段。这年 7 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郑州举行的会议上，听取了我所作关于本书编纂情况的报告，并吸收其为该委员会直接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提供了必要的经费资助。为了保证质量，1985 年 5 月，本研究室邀请国内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刊物和出版部门的同行专家学者 30 余人，举办了本书的讨论会，与会者阅读了样稿、体例说明、采录诗家名单、引用书目以及当时初步编完的前 3 卷书稿。大家对此书的学术概貌和编纂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就各条目展开了各抒其见的深入讨论，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江苏古籍出版社成立伊始，即承担了本书的出版任务。根据双方协议，书稿分期交付，连续出书。自 1987 年 2 月至 6 月出版前 4 卷后，到 1989 年 7 月全书出齐。作者索引、引书索引、订误与补遗工作，留待以后进行。本书的完成，学术界公认为近年来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一大成果。著名学者钱仲书先生说它“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田）却步，遑论计（有功）（厉鹗）。”“仲联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历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举世

学人受益无穷。周振甫先生说：“《清诗纪事》吸取历代诗歌纪事著作之长，并有进一步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季镇淮先生说：“填补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意义重大，洵为传世之作。”数年之间，完成并出版如此大型的传世之作，实属罕见”。1990年9月，获得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多年以来，我除了上述工作以外，自撰、参加或主持的著述，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我担任该卷副主编，通审过全卷文稿，还兼任《隋唐五代》支卷的主编，写了前言和大量条目。又担任高校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初版3卷本的大部分编写工作，增修的4卷本的校订并部分编写工作。又担任《汉语大词典》编委，负责苏州片工作。又担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编委会顾问，为该书撰写了韩愈、孟郊、朱彝尊、郑珍、黄遵宪、丘逢甲等评传。编选100家的《近代诗选》，每家少则五六十首，多则150首左右，都直接选自各家本集，并撰有每一家的评传。选录的诗篇，与陈衍的《近代诗钞》大不相同。100家中，陈钞所没有的便有30多家。此书已在江苏古籍出版社付印出版中。近年又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诗词集》，与《近代诗选》内容又不同，上海书店于1991年出版。与郭绍虞、王蘧常合纂的《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定于1991年出版。主编的《中外爱情诗鉴赏辞典》，1989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1月台湾《国文天地丛书》出新版。主编的《爱情词与散曲鉴赏辞典》，定于1991年在湖南出版社出版。此类鉴赏文章，散见于《古代文学作品鉴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不同内容的两种）、《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不同内容的两种）、《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北岳文艺出版